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 丛书英文版主编\弗兰克·帕金
- 丛书中文版主编\周殿富 韩冬雪
- 丛书中文版执行主编\曹海军

革命与反革命

[英]彼得·卡尔佛特 著
张长东 等 译



*Revolution &
Counter Revolution*

吉林人民出版社

革命与反革命

[英]彼得·卡尔佛特 著
张长东 等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与反革命 / (英)卡尔佛特著; 张长东等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1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书名原文: Revolution and Counter Revolution

ISBN 7 - 206 - 04584 - 7

I. 革… II. ①卡… ②张… III. 革命理论 IV. D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1879 号

Calvert, Peter

Revolution and Counter Revolution

(Original ISBN: 0 - 335 - 15398 - 4)

Copyright © P. A. R. Calvert 1990

Original language published by The McGraw - Hill Compan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 - Hill Education (Asia) Co. and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和美国麦格劳 - 希尔教育(亚洲)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 - Hill 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 - 2005 - 1367

革命与反革命

著 者: 彼得·卡尔佛特 译 者: 张长东等

责任编辑: 崔文辉 崔凯 封面设计: 陈东 责任校对: 闫勇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 130022)

网址: www.jlpph.com 电话: 0431 - 537801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431 - 5395845

印 刷: 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4 字 数: 90 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7 - 206 - 04584 - 7/D · 1394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 000 册 定 价: 1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编委会名单

主 编：周殿富 韩冬雪

学术咨议(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俊人 马德普 马敬仁 孙晓春 李 强
任剑涛 应 奇 何怀宏 林尚立 姚大志
胡维革 贺照田 高 建 袁柏顺 徐湘林
夏可君 顾 肃 梁治平 曹德本 葛 荃
谭君久 薄贵利

编 委：孙荣飞 朱海英 刘训练 彭 磊
叶兴艺 赵多方

第一期执行编委：孙荣飞 朱海英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总序暨出版说明

自 19 世纪中后期西学东渐以来，在西方思想和相关书籍引入方面的成就可谓蔚为大观，但总的来说，大都强调系统理论的引进和评介。自 20 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介绍和翻译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著作成为了“文化热”的先导，其中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以及《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等丛书曾经滋养和影响了数代学人的学术生命。

本套丛书立足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概念，虽名曰基本知识，却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学术普及，每本小册子的著者皆是该研究领域的专业权威人士。以往这类书籍的引进通常表现为编纂学科史的教材形式，将知识的引介停留在教科书的层次上。故此，作为单纯的基本概念的追本探源式的梳理工作略显不足，这也就使得研究者对各家各派的观点难以获得系统的了解。而从可读性和理论的深入性上来说，本套丛书既适合于初次涉猎该领域的非专业人士、本科生，成为他们的领航性的参考文献，也能够满足于对此领域具有相当知识积累且有一定专深研究的研究者的专业化要求，因此能够将系统性理论的引入与基本概念的拓展齐头并进，可谓一举两得。

需要指出的是，该套丛书以社会科学自谓，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反映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文化内涵和根本的价值取向，因此它并不具有自然科学本身拥有的客观性和普世性。毫无疑问，这套丛书是西方社会科学家以西方特有的文化视野和价值取向为基点，看待西方世界和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集中反映。对此，我们应该确立批判与扬弃、借鉴与建构并举的思想立场。毋庸置疑，在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并吸收西方有益的社会科学文明的普遍性成果，借鉴和利用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经验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框架。与此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食洋不化的崇洋心态和西化倾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观，在坚持学术自主性的“洋为中用”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规范化、科学化。

编者

出版导言

到21世纪的今天，“革命”作为一个术语，如此广泛地被使用，甚至一次清洁活动都可以用革命冠之，以至于它的最初面目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和无关紧要了。但是，在需要系统地了解社会科学的今天，还是有审慎分析一些常用的社会科学术语的必要的，这是我们研究社会科学时必须要补的课程。

同其他社会科学名词一样，知识背景的差异导致了解释的迥然不同。对于“革命”，和随之伴生的“反革命”，西方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定义上就存在着分歧。显然，本书作者很多的思想资源时取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但是，其理解却存在着比较大的误差，并进而导致他关于革命理论其他解释的种种缺陷。同时，作者对于一些革命实践，尤其是中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持有一些错误认识和见解，个别评论和描述方式也不恰当。为尊重作品的完整性，我们除了删改了极少几处外，基本保留了其原貌，希望读者在

阅读时一定要把握好尺度，坚持批判阅读的态度。当然，就本书的学术价值来看，它是一部少见的非托洛斯基主义的西方革命理论著作，参考对比的价值非常大，有助于丰富我们的革命理论研究，从这个角度讲，该书的借鉴意义是巨大的。对待本书，应该像我们对待西学一贯态度一样，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去其讹误，取其精华，理性阅读，合宜取舍。

编者

前　　言

本书首要的目的是重新审视革命在现代社会理论中的地位，并重申系统学习社会科学的必要性。在一个知识氛围和政治氛围都在发生巨大变动的时代，惟一可以确定的是，21世纪的世界并不会变得像我们当中一些人20年前所期望的那样好。然而，由于运气，以及我们的智力的运用，这个世界至少不会变得像我们今天所害怕的那样差。

编辑启事

从我们角度看，出版业的目的可以简约为一句话：让更多的人分享有价值的思想。所以，我们不仅坚持一贯的主推严肃学术作品的出版宗旨，而且，在将来的岁月里，更会奉此为主臬，倾力推介品质优良的学术著作，以促动中国的学术繁荣和人文复兴。

不过，由于我们的学养和视野的局限，常常会犯遗珠于外、奉蔽为珍的错误，以致贻笑大方。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获得知识界的援手，也企盼得到真知灼见者的棒喝。如果各位读友有具价值的学术作品的选题，或者建议（当然更欢迎直言不讳的批评），甚至只是一些闪光的想法，请不要吝惜，提供出来与我们一起共享，（一经我们采用，提出者将获得我们赠送的数量不等的学术图书，书目见附录）一齐推动中国的学术出版事业的进步。

同时，我们经常接到一些读友的反映，说有些书难以买到。所以，我们开通了学术图书的直销渠道，各位读友可以任意购买附录中开列的图书。购买方法是：通过我们直销通道，请读友将需要的图书书目告诉我们，我们会立即回复告知是否有存余。如果有存余，请购买者将书款汇给我们并告知邮寄地址，我们接到书款后，立即安排邮寄和开具收据发票。凡购买我们图书者，均免除邮寄费用。一次性购买图书金额在 40 元人民币以上者（含 40 元），将享受 75 折优惠，同时免除邮寄费用。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观察	1
第二章 阐释	28
第三章 理论之形成	60
参考书目	100
译者后记	111

第一章 观察

观察什么？

越重要的术语越可能被滥用。举例来说，大部分人都用“重”（weight）这个词来表达物理学家称之为“质量”（mass）[或者是医生说的肥胖（obesity）]的东西。而在社会科学中这个问题尤其突出：由于我们日常使用的词汇本身就有其自身确定的含义，社会科学家们很少能成功地赋予其（新的）严格定义的意义。“革命”就是这样一个词汇。

在 20 世纪 40 年代，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因为并不存在革命，或者说，只存在一场革命。而且当时的问题只不过是革命会在战争之后多久发生。或许是因为其面世的时机不好，或许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些人们如何运用武力取得他们自己的目的，而这些目的又是如何与大众所希冀的目的不一致之类的真相，凯塞林·科利（Katharine C. Corley 1943）杰出的论述革命的著

革命与反革命

作《军队与革命的艺术》一书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关注。

20世纪50年代，冷战统治了所有的思想，划分了战线。一方面，革命是变革的希望；另一方面，革命是对自由世界的价值观的最大威胁。而在这场冲突的边缘，则是正在兴起的第三世界，为解脱早已式微的殖民主义的统治、解放自己而起义斗争。这些斗争被卷入意识形态的矩阵之中，每个竞争对手联盟都努力使战斗符合自己的意识形态。

到了20世纪60年代，革命流行起来了。每个人都干起了革命，或者，毋宁说，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所做的就是革命。革命是一种热切的、动荡的兴奋，众多敏感的社会科学家卷入其中而被冲走，另一些则在精神上转化为长满胡子的政治活动家。定义革命是反革命的，而写革命则是一种风尚。这时也产生了许多不错的读物（Davies, 1971; Kumar, 1971; Mazlish, Kaledin and Ralston, 1971）。

20世纪90年代，革命一词虽然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技术领域，但在政治议程中却不再怎么出现了。左派发现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和武装力量相对于阶级的独立性。虽然一方面，美国人挺直了腰杆，将共产主义的阵线打压了回去，而共产主义则把阵线退回了自己控制中的，类似于格林纳达^①之类的地区。但在阿富汗，就像在伊朗，革命的受惠者们不是都没有走

^① 格林纳达位于西印度向风群岛的一个小国，先后为法国和英国所殖民，1974年独立。因为古巴政府对格林纳达政府的干涉，里根总统于1983年10月命令1900名美军入侵格林纳达，以保护居住在那里的美国人。

向西方文明，或者说启蒙运动（即使“启蒙运动”这一术语被挪用去描述一些诸如华而不实的蒙昧主义之类看起来不怎么舒服的东西）的理性主义传统吗？相反，我们只能等着看哪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的派别将上台执政。我们需要有一些关于下一步将发生什么的清晰的观念，即使实际上我们并不是那么喜欢如此。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立场出发，我们无法确认阿富汗和伊朗的事件是否算得上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很明显，我们需要清晰地界定每个术语的含义。

术语的起源

“Revolution”在工程学中指循环运动的一个单位；在政治中则指方向的突然变动。其在政治学中的使用始于 15 世纪的意大利。“Rivoluzioni”被认为是运行的行星在到达某个交接处时发生的突然变化——由于当时还是一个迷信占星术的时代，命运是每个希望成为政治领袖的人都需要考虑的。一直到 1662 年，贵族克拉雷登（Clarendon）还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英文的这个词来指国王查理二世的复位和国民政府的下台，后者的统治被其认为是“恶星带来的灾难”。直到 1688 年所谓的光荣革命——系列被其反对者和支持者都称之为革命的事件——的时候，这个词还是一个含义很广泛的词（Calvert 1970a）。这时候《简明牛津英语辞典》给革命的定义是：“新的统治者或政治组织通过武力取代旧的统治”。

然而，到了 18 世纪，由于 1688 年的事件不再被认为仅仅

革命与反革命

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以英格兰内战位为起点的一系列变革过程的结束或顶点，“革命”一词开始改变其含义了。当然，它还保留了原来的、广泛的含义。18世纪初期的知识阶层中流行的读物中有阿比·佛托特关于葡萄牙、西班牙和古罗马革命的几本书，远在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斐逊当时也收藏了这些书。然而，革命这个词扩展成为指涉政治动乱和社会剧变之后恢复政府秩序、参与政府的概念，以及变为向一个更文明的社会进步的意义上的术语，这一（转变）过程却非常缓慢。因此，18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人开始在这个更为特指、更为积极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认为法国需要一场革命。与传统的观点相反，既非法国革命，亦非美国革命（考虑到其地域偏远）导致了革命的词义变迁。早在1789年，当巴士底狱被攻克的时候，观察者们都知道他们看到了什么——革命最终到来了。而且，当我们今天称为法国革命的事件还没有怎么开始的时候，海峡对岸的埃德蒙·伯克就已从一个保守主义者真正的洞察力出发，抨击这一场革命。

因而，是法国革命给这个术语打上一个永久的印记，在其旧的用法上增加了新的含义。在社会科学中，这个新的含义今天已经取代了其他含义。举例来说，《企鹅政治学辞典》的作者，大卫·罗伯特森（David Robertson, 1986, pp. 290 – 1; 着重处），毫不含糊地定义了一个非常狭义的概念：

我们所称谓的革命，严格意义上说，是政治系统
的一场全面的暴力变革，不仅仅改变了社会的权力分

布，还导致了整个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在政治科学里，其主要的含义是：有所准备的、有所意图的，而且经常是暴力性的，由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领导动员起民众反对现存体系、推翻旧统治阶级。

我们可以检验罗伯特森的定义，因为他给了我们三个例子：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很好地和概念相符，但法国革命却并不相符：这场革命并非有意图的，而俄国革命同样未能被检验：它并没有领导被动员的大众反对旧体系。很明显，这个定义过于严格。

吉登斯（Giddens, 1989）则显得更为谨慎，他（以一个社会学家的身份）首先说明革命不是什么。一场仅仅用一批领导人更换另一批领导人的政变（原文为法语）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革命”。然后他提出：革命必须包含一场群众运动，导致大规模的改革或变革过程，而且涉及运用或威胁运用武力。因此，他的定义是：“群众运动的领袖通过武力方式取得国家权力，并随之以其用来发动大规模社会变革”。（Giddens, 1989, pp. 604–5）然而，这个定义同样是不规则的。俄国革命是集团斗争而非群众运动的产物。运动是由其领导人通过政变攫取权力之后发起的。虽然中国 1949 年的革命再次很好地符合了这个定义，但是，希特勒 1933 年在德国登上权力之峰算不算是一场革命呢？虽然他先是被赋予了权威，然后通过系统地、有预谋地使用武力，运用国家权力去获取更大的权力，但他最初还是从群众运动中发迹的。同样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攫取

革命与反革命

权力和随后的社会变革之间并没有清晰的联系，而吉登斯留给我们一个疑问：我们应该如何命名一场伴随着大范围社会变革的政变？

所有观察者们会一致同意的一点是“革命”是一个指一种大规模社会转型过程的术语，而且这种时期是很不寻常的。虽然大家对到底发生过多少场革命并没有一致意见，但使用这个术语的人都有一个基本共识：（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很少或几次革命。经常被举出来的例子是英国革命（在英国还经常被称为内战）；美国革命（在英国尚被称为是美国独立战争）；法国 1789 年革命；1910 年墨西哥革命；俄国 1917 年十月革命；中国 1949 年的革命；以及 1959 年古巴革命。可能从中国 1912 年的革命一直到 1979 年尼加拉瓜和伊朗革命，另外还有十几场革命能被广泛——如果不是普遍——认可为是主要的社会革命的合法的例子。

当然，一个术语的含义在普遍的通俗用法和更为严格的专业用法之间存在差别并非一个使用其通俗用法的充分理由，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然而我们必须有一个定义，这并非是一个枯燥的智力练习，而是严肃思考的真正基础 (Sartori, 1970)。定义是取得任何进一步认识的基础，而要使定义有用，我们必须限定其含义。然而，在社会科学中，当我们仅仅为了概念的精确性而非其它任何原因而限制一个概念时，我们必须很谨慎。而过于严格的“革命”的定义的问题是这个定义并不确切。事实上，这个定义如此宽泛，其中包含了那么多现象，而使得进一步的分析几乎不可能。而同时，这个概念把许多其